

艾治平◎著

艾治平解讀名詞曲

廣東省出版集團
廣東人民出版社

艾治平解讀名詞曲

艾治平◎著

廣東省出版集團
廣東人民出版社

· 廣州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艾治平解读名词曲 / 艾治平著.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0.10

ISBN 978 - 7 - 218 - 06835 - 0

I. ①艾… II. ①艾… III. ①词 (文学) 鉴赏—中国②散曲—鉴赏—中国 IV. ①I20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58761 号

封面题字	陈永正
责任编辑	陈海烈 梁 晖
封面设计	张竹媛
责任技编	周 杰
出版发行	广东人民出版社 (地址: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10 号)
印 刷	广州伟龙印刷制版有限公司
开 本	889 毫米×1194 毫米 1/32
印 张	20.625
插 页	3
字 数	460 千
版 次	2010 年 10 月第 1 版 201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218 - 06835 - 0
定 价	42.00 元

如果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020-83795749)联系调换。

【出版社网址: <http://www.gdpqh.com> 电子邮箱: sales@gdpqh.com

图书营销中心: 020-83781020 83790604 直销: 84343206】

艺术履痕

艾治平，男，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四日生，河北省乐亭县人。一九四八年参加革命。一九四九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文学院中文系。同年二月参加第四野战军南下工作团，任总团部《改造报》见习记者。同年八月调新华社第四野战军总分社，任随军记者，参加解放广州、粤桂边追击战和次年的渡海解放海南岛诸战役。一九五〇年至一九六〇年，先后在四野兼中南军区《战士报》，广州《南方日报》、《羊城晚报》任文化记者。一九六〇年调暨南大学。现为中文系教授。一九九〇年三月离休。任教广州颐海老人大学、广东老干部大学二十年。

一九四七年出版《今日的北大》，次年再版。一九四八年出版《七五前后》（署名慕容丹），许德珩先生题写封面。该书现被列入《国家图书馆馆藏革命历史文献简目》（国图善本组编）。参加工作后出版有：《初访五指山》、《血的友谊》、《谈通讯写作》、《再访五指山》、《边防之鹰》。近年著作有：《古典诗词艺术

探幽》（台湾学海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翻印，获广东省优秀社科奖）、《诗词抉微》、《唐诗选析》（获全国优秀畅销书奖）、《宋词的花朵》、《历代绝句精华鉴赏》、《现代散文选读》、《秦牧评传》（合作）。离休后著作有《婉约词派的流变》（获优秀学术著作奖，国家教委颁发“荣誉证书”）、《诗美思辨》、《诗品辨析》、《清词论说》、《花间词艺术》、《人生有情》（自传）、《词人心史》、《艺妓诗事》、《人生自是有情痴》（自传性散文集）、《人生自是有情痴续编》、《艾治平解读名诗》，并将《探幽》、《抉微》二书合并重排再印改名《艾治平谈诗词艺术美》、编著《名家评论艾治平著作》。共九百万字，另发表诗词曲鉴赏稿近七百篇。

截取自：

《北大人》（书目文献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版）；

《艺术人生》（中国文联出版社二〇〇五年版）；

《暨南人物志》（暨南大学出版社二〇〇六年版）；

《天南地北乐亭人》（中国物资出版社二〇〇六年十二月版）。

兼谈“老有所为”（自序）

这本书是《艾治平解读名诗》（广东人民出版社二〇〇九年九月版）的“姐妹篇”，它们同源于一九八六年应北京出版社邀约的《宋词鉴赏辞典》和稍后的上海辞书出版社的《唐宋词鉴赏辞典》，暨一九九五年三月至二〇〇二年十二月的香港《大公报》等五十三部诗词曲鉴赏书报上发表的约七百篇作品。二书“辑录”名诗二百一十三首，名词曲二百二十五阕，共四百三十八篇，为全部作品的近三分之二。其写作时间，全部在我进入花甲之年而绝大半是一九九〇年三月离休之后，故曰“老有所为”之作是名实相符的。

我在北京大学读书时听过俞平伯先生的必修课《词选》、选修课《清真词》。前者以俞先生成于三十年代复于一九四七年三月修订的《读词偶得》为范本，后者以一九四七年新版《清真词释》为范本。并旁听了俞先生的《杜诗》。而游国恩先生的《唐宋文

学史》，也讲了不少诗词。废名（冯文炳）先生的陶渊明研究，更由诗而论禅了。当时我的课外写作半数以上是散文、中短篇小说，但也兼及词学研究。去年在《人生自是有情痴续编·北大旧文》中，我写下这样的话：

二〇〇六年从国家图书馆“缩微胶片”得写温庭筠、韦庄、李煜、张泌、孙光宪、李珣、张先、欧阳修、晏几道、李清照、陆游、史达祖、张炎十三人之《词家通论》（俱刊于一九四七年至一九四八年北平《经世日报·经世副刊》）。当时写唐五代两宋词家三十几人，其中名家如柳永、苏轼、周邦彦、辛弃疾，这次均付阙如，甚憾，今刊六阙于此。

一九四九年二月二十二日我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后，先是十一年部队和地方报纸的新闻记者，后是暨南大学的十八年写作课（应属现当代文学范畴罢）。迨一九七八年秋五十三岁已过“知天命”始以古代文学为专业，这与古人“髻发厉志，白首不衰”（《后汉书·伏湛传》）实不可同日语了。抱着“朝闻道，夕死可矣”的心情，专攻诗词（以词为主，以诗为副），除专著十五本，复有上述“解读”二本之作。我说过这是我著作副品的副品了。

词的名称使用起自唐五代，如孙光宪《北梦琐言》载“（唐）宣宗爱唱《菩萨蛮》词”，又说后晋宰相和凝“终为艳词玷之”，但在唐宋时期并无统一的称谓，其名称多达十几种，如曰：曲子词、乐府、长短句、歌词、琴趣、歌曲、倚声、渔唱、樵歌等等。直至明清词话，除个别例外，均以“词”标目。其后“词”乃成为这一特殊文体的专有名称。

唐五代词的代表作是后蜀卫尉少卿赵崇祚集作者十八人词五百首于后蜀广政三年（公元九四〇年）编成的《花间集》。其起自唐开成元年（公元八三六年）至晋天福五年（公元九四〇年）。除温庭筠、皇甫松系晚唐人外，均为五代十国时期人。这时虽四海纷争，兵革扰攘，而西南天府偏安一隅，前蜀小皇帝王衍是个有名的“荒淫主”，“者边走，那边走，只是寻花柳。那边走，者边走，莫厌金杯酒”（《醉妆词》）成为口头禅。上行下效，全境一片华靡气氛。虽有韦庄、和凝、孙光宪等经历过战乱，却缺乏效命疆场，建功立业的进取精神。胡适先生有云：“《花间集》五百首全是为倡家歌者作的。”刘熙载《艺概》云：“齐、梁小赋，唐末小诗，五代小词，虽小却好，虽好却小，盖所谓‘儿女情多，风云气少’也。”其中有思妇、歌舞伎、女冠、女姑等阶层人物。但词多短幅中寓曲折，景中蕴深情，在美艳的人物中，故事情节若隐若现，绝少后来词叙事写人的空疏浅薄。“绮筵公子，绣幌佳人，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绵；举纤纤之玉指，

拍按香檀。”在这样的境况下，“香而软”、“香而弱”的情调，也在所难免了。本书唐五代词“解读”十二家十八阙。

宋词，作为宋代文学的代表是当之无愧的。

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长达三百余年（九六〇——一二七九）的历史画卷。在这幅画卷中，依依儿女情，邈邈思远道的画面，的确有一些，可是即使从这样的画面上，闻到的难道不是他们怀着无限情深的心灵的颤音么。只要你能明辨这种微如发丝的生活音响，是发自近千年前的人们之间，不可避免地笼罩有历史的微尘，应该说这幅画卷也是赏心爽目浮漾着缕缕幽香的。何况在这长长的画幅上，有对大浪奔涌、惊涛拍岸的壮丽山河的慷慨高歌；有对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的良辰美景的热情赞颂；有对茅檐草屋、月夜鸣蝉的农村的生动素描。而且应该说，爱国壮志的抒发，同仇敌忾的义愤，昂扬激越的壮歌也是颇不少的。王国维说：“‘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何遽不若‘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人间词话》）同样，关西大汉铁板、铜琶歌“大江东去”，可以振奋精神；而十七八女郎执红牙板唱“杨柳岸、晓风残月”，也可以悦人耳目。对于一个欣赏者来说，壮美固不可少，优美也没有必要摒弃。一个人的生活情趣还是广泛一些好，只要它无损于你的身心健康。

正是本着这样的认识，我们在群芳竞艳、万紫千红的宋词花圃中，采撷了各种各样的花朵：

有幽香细细、清新澹雅的兰花；
有妩媚多姿、芳馨迷人的玫瑰；
有多情的芍药，有天香的牡丹；
更有傲霜的菊花和“一朵忽先变，百花
皆后香”冲破冰雪严寒而开放的梅花！

本书选词家五十三人，宋词九十五阙，可以说名家尽在其中，大体以各人在词史的地位定其数量多少。而且我们希望从这多姿多彩的花朵中，能多少辨识出时间的脚步在宋代历史的土地上，留下的点点印痕；更希望从这些花朵中能多少感触到宋词发展的长长轨迹。因此，作家的选取，尽量广泛些，作品的选取，尽量多元化；同一作家的作品，尽量丰富多彩些。一篇作品，不同的版本，常有些字会不同样，我们不想“定于一尊”，而是择其善者而从之。同样是“如花似玉”的词，采哪朵，不采哪朵，采多，采少，也总会反映出选者个人的认识和爱好。一个人的审美有很大程度的主观性。但愿少点主观主义，与宋词发展的客观实际，作家在词史上的地位不相差太远就好了。

经过几年阅读研究，上世纪末的前一年——一九九九年七月，上海学林出版社出版了我六十二万字的《清词论说》。在“清词八论”的首篇《论清词的“尊体”说》一开头我便说：“关于清词的研究和探讨，应该说我们尚在筚路蓝缕的阶段。”因为我们目前看到的收容量最大的还只是一部叶恭绰辑录的《全清词钞》和钱仲联选编的《清八大名家词集》。作为

正在编辑印制中的《全清词》，不久之前也刚刚出版了两卷。但据从其事者估计，清词作者约一万人，作品在二十万首之上。单从数量说，是唐、五代、两宋词不可比拟而元明词不能望其项背的。数量之大，至少说明从清王朝建立（一六四四年）至辛亥革命成功（一九一一年），在这长达二百六十余年的时光里，清词“兴旺发达，繁荣昌盛”！在《论清初词的民族情结》中，我提到：曾经主持我国古籍整理工作的李一氓先生于《题跋》集中的跋《瑶华集》（蒋景祁编）后说：“言清词而不重清初期词，则有清一代无词。”经过反复论证，我说：“最后应该说清词重在两端，即清初和清末，而从爱国思想的主题说，后者的意义是尤其值得我们珍视的。”（见《论晚清的爱国词》）在书的《后记》中我又说：“经过千年的艺术积淀，清代词艺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在这些大学问家手上，‘百炼钢化为绕指柔’，‘从心所欲不逾矩’。刘熙载称赏苏东坡的词‘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严格地说，只有到了清词人才真正实现。”正由于上述原因我“解读”明清词四十四家七十八首，除以词家在词史的地位为准则外，晚清词所占比重大多。

本书最后“解读”金元戏曲。我们这里专指元好问等二十一家的小令、散曲、杂剧（片断）共三十四篇，尤以杂剧的成就更高。对元代四个著名杂剧作家习称“元曲四大家”，一般指关汉卿、马致远、郑光祖、白朴，故称为“关马郑白”。首见于元代周德清

《中原音韵》。这里选杂剧（片断）和散曲共解读二十一家三十四篇，可说尽是名家。在我这两本诗词曲解读书中，占的分量较少，但“管中窥豹，时见一斑”罢。综上述，我确信此书质量是超越上书的。

写作是艰苦的劳动，古今中外圈里圈外的人之所共识。它和工人做工，农民种田一样应劳而有酬。在我们伟大的祖国无论是封建社会，无论是新民主主义社会或社会主义社会历来如此，似乎已成为不成文的“法律”。中国从什么时候写稿给稿酬？《长门赋序》云：“孝武皇帝陈皇后时得幸，颇妒。别在长门官，愁问悲思。闻蜀郡成都司马相如天下工为文，奉黄金百斤为相如……”如果这称不上正式稿酬的话，那么，《隋书》卷三十八《郑译传》有云：

上令内使令李德林立作诏书，高颀戏谓译曰：“笔乾。”译答曰：“出为方岳，杖策言归，不得一钱，何以润笔。”上大笑。

此后，唐宋翰苑官草制除官公文，例奉润笔物。后泛指付给作诗文书画之人的报酬。韩愈给人写谕墓文字，更大捞了一笔。故唐人殷文圭《贻李南平》诗曰：“润笔已曾经奏谢。”即使在中国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尚未完全结束（红二、四方面军正在长征途中），由毛泽东、杨尚昆联名出版《长征记》签署的征稿信并云：“来稿请于九月五日以前寄到总政治部。备有

薄酬，聊致谢意。”写作是一种精神劳动，劳而有酬，已达千百年，每个投稿者，我想都已视为“天经地义、理所当然”了。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改革开放十年后，事情却逐渐逐渐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从我的亲身经历说，先是在一九八六年底我把一本四十五万字的《历代绝句精华鉴赏》书稿交给了湖南文艺出版社。（此前在一九八一年、一九八四年它们先后出版了我各二十五万字的《古典诗词艺术探幽》、《诗词抉微》两本书）次年秋发排前责任编辑陈仿彝特向我写来信“报喜”说：古典文学读物已开始出现不景气，近年印数锐减，想不到此书初版征订数竟高达二万二千九百册，故终审顺利放行，约于十月间出版。（此书后来又印二次，销行近四万册）“山雨欲来”，从这本书的出版过程中传来警讯，不过一时还未到“风满楼”的地步。

如果用古代八股文写法来说事，上面所云只是破题、承题，现在该转入起讲、入手了。由属于国家机构的出版社采取的简言之“出书付款”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一改中国千百年的传统，不知是否是“和世界接轨”，反正无钱甬想出书。二〇〇三年六月十五日，我奉函暨南大学校长和党委书记，寻求帮助，结果鱼沉雁杳，像打了个水漂儿似的。二〇〇四年十月一日，我所在的离休三支部书记关汉夫（原校党委副书记），认为“艾治平教授堪称离休老人中‘老有所为’的典范，惊人的勤奋精神非常令人感佩”，故上书负责离

退休的党委某副书记，亦未获结果。我不明白的是：一个大学的党委书记，可以“获二〇〇五年广东省普通高校人文科学研究重点项目立项，资助经费十万元”，在这之前这位书记约集四个人勘校了一部宋代文艺理论书，不仅不用自掏腰包，据闻由公家开支十万元，还有稿费。在职的“学术”研究是分内事，为什么我这八十五岁离休老叟，写出书要去“化缘”——“化”不到时要从靠它吃饭穿衣的养老金里“剃出来”？

离休者被“一刀切”下来，唯一又唯一的原因是年龄到了“界”，“禁止前行”。可“老有所为”又喊得震天价响，童叟皆闻，妇孺尽知，搞科研可以“白手起家”吗？搞出来后出版社愿意接收，只因“阮囊羞涩”，就任其虫蚀鼠咬或丢进垃圾箱里吗？时至今日“老有所为”不仅见之闻之于各种媒体，尤见之于各个单位首长在老人们集会的场合，我注意那情景真个是：“海尔谆谆，听我藐藐”（《诗·大雅·抑》）。像我这种情况的人，在离退休知识分子中绝非“个案”。“为”后而弃之，“为谁辛苦为谁忙”呢？不过我丝毫没有气馁，对于二十年前我严厉批判过的一位退休干部那种“慢吞烟圈细品茶，吃粮从此不当差”生活态度仍嗤之以鼻。出书难，难于上青天。不过凭着顽强的精神，从离休后迄今，我还是出版了十一本书四百一十六万九千字（其中一本《词人心史》、两本自传性散文自费）。在《教授化缘》一文（收入

《人生自是有情痴续编》)的最后我写下这样的话:总之我没有虚费府帑,花用人民的汗血钱。而达到在我八十岁生日那天,学科负责人邓乔彬教授致词中的话:“艾先生以其众多的著作流传社会,大大提高了暨南大学古代文学学科的知名度。”这话公正乎?公正也。这时我忘记“化缘”撞壁时如韩信“俯出胯下”的滋味,而成了一个快乐的阿Q,善哉!善哉!

本书二〇〇七年冬月据参写的多部诗词曲鉴赏辞典选编而成迄今已两年多。继《艾治平解读名诗》之后,承蒙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原主任张帼英同志的再次关怀支持,真如雪中送炭,无限温暖。我将更加奋发努力,不负一个优秀共产党员的职责并对她表示由衷的感激。韩愈云:“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故虽有名马,只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也。”(《杂说》四)这番话在今天仍有着现实意义。但愿有一天,“伯乐一过冀北之野,而马群遂空”(韩愈《送温处士河阳军序》)。相信那时候贪腐俱去,会是一个光天化日的世界。

不过如用《周易》卦名说事,“否极泰来”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从去年我的本命年“泰”逐渐增多,“否”逐渐后退。到今年,真可谓“喜春来”(元曲调名),春节过后的第十八天,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电告:愿将我1981年和1984年的《探幽》、《扶微》二本合并重排再印,后经协议,其他数种亦如

此。此后我大概可以不再“教授化缘”托钵出书，如淮阴侯韩信受袴下之辱了。

此书承责编陈海烈同志多予协助，谨表谢意。

〔刊湖南《书屋》杂志二〇一〇年五月号〕

（二〇一〇年建军节校后修订补充）

目 录

唐五代词

温庭筠

菩萨蛮（翠翘金缕双鸂鶒） / 3

更漏子（玉炉香） / 5

女冠子（霞帔云发） / 8

河渚神（河上望丛祠） / 11

韦 庄

小重山（一闭昭阳春又春） / 13

薛昭蕴

离别难（宝马晓鞚雕鞍） / 15

牛 峤

定西番（紫塞月明千里） / 18

张 泌

浣溪沙（小市东门欲雪天） / 20

牛希济

临江仙（素洛春光潋滟平） / 22

顾 夔

浣溪沙（庭菊飘黄玉露浓）（另附牛希济、顾夔、张泌三阙） / 24